

花火

第一爱倾城
第二季 01

向日葵

开过旧夏天

阮绵绵〇著

I love you not for

who you are,

but for

who I am

before you.

他为她舍弃了全世界，

而她却为他舍弃了自己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向日葵 开过 旧夏天

阮绵绵〇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阮绵绵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向日葵开过旧夏天 / 阮绵绵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
艺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5313-3836-9

I. ①向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6718 号

向日葵开过旧夏天

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王恒霖
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
内页设计 梁旦旦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夏玉琼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63 千字
印 张 9.25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36-9

定价: 1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

前言

如果，第一个遇到你的人是我。

那我不会选择离去。

留下一个你在岁月的光影中靠着回忆慰藉。

留下一个你在灯火辉煌的江畔流泪。

如果那个人是我，如果那时的青春岁月初见你的人是我。

我们的人生，会不会不一样？

当时空变幻，三年五载之后，同样的疑惑会不会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？

当我们懵懂的时候，初见的那个人为什么早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？

一百年的时光里，连回忆也会腐朽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留得住的又有什么？

如果，那一年，梧桐树下的光影中，我们没有相遇。

如果，所谓人生的初见，不是对你，也不是对我。

如果，时光的河流，足够冲刷掉每一个细节的记忆。

那么，现在的你，是否还记得某年某月的那一个初见？

你忘掉了你的，我，忘掉了我的。

所谓人生，没有初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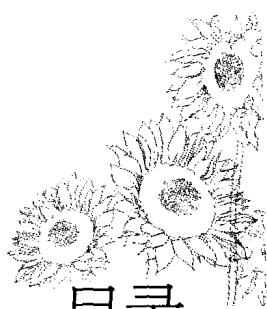
而记忆深处灼灼盛开的关于向日葵的时光，却依然让我想要追寻花开最初的方向。

没有一种花，比她宿命而向上；没有一种花，追寻得如此悲伤。

当我终于能够微笑着坚强，向日葵也开过旧时光。

绵绵

2010年6月23日

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01

在回忆的尽头，狭路相逢

001

他变化很大，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模样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眉眼疏离而冷漠。时间，改变了容貌，改变了性格，改变了一切。怀揣仅有的希望，像玻璃茶盏上氤氲的水汽，升到空中，然后幻灭……她匍匐在地，他高高在上。

Chapter 02

爱情，是她心里永不会发芽的种子

0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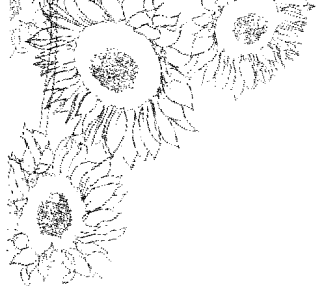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「旧」偏偏他记忆深刻，深刻到看着她，一股脑儿地涌上来。他想惩罚她，对他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她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忘记？包括这个地方，他们少年时第一次遇见的地方。难道她没有一点儿印象？

Chapter 03

像荆棘里的花，越是流泪越倔强

107

比起蛮横的索取，略带温柔的拥抱让她更难接受。她不敢沉溺于短暂的温暖，也对未来没有什么期望。她的人生必然是充满忍耐的进程，这是她多年来的切身体会。陈墨看着她，他清楚她的话不过是敷衍，这个女孩内心是强大的，他拥有的不过是她的身体，而她的灵魂高高在上，在谁也碰触不到的地方。



Chapter 04

155

他和她像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共犯

这个世界是大的，大到一生可能和三千万人擦肩而过，但无疑世界也是小的，所以总有人频频交错。果然，她不是好人，他也不是，所以才会在一起吗？说着骗人的谎言，她能看清楚自己，却看不懂他。

Chapter 05

211

给我一双手，对你依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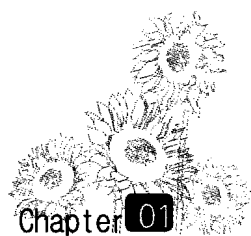
季天雷一把抱住她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，哽咽道：「小草，我忘不掉……」她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泪水滴落在她的颈项，滚烫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

Chapter 06

263

犹恐相逢是梦中

这些日子，她像在梦中。有天梦里，她的手被紧握，有天梦里，他们相拥入眠，有天梦里，她被爱，也知道了什么是爱情。安乐脸上是迷茫的恍惚，她伸手向他的脸庞抚摸去，光滑的质感如此真实。『奇怪，我好像又做梦了。』



Chapter 01

在回忆的尽头，狭路相逢

他变化很大，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模样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眉眼疏离而冷漠。

时间，改变了容貌，改变了性格，改变了一切。

怀揣仅有的希望，像玻璃茶盏上氤氲的水汽，升到空中，然后幻灭……

她匍匐在地，他高高在上。

是真理。在开水中夹了多少盘豆子和肥皂片，才换来这样的迅速，轻巧又准。

等陈墨反应过来钱包不见时，安小草已扬长而去，消失在涌动的人海中。

杜依依看到陈墨招手后又落了下来，朝后兜拍去，眉头轻皱，旋即又恢复平静。走近挽住他的胳膊。“怎么了？”她不解地问。

陈墨抬手摸了摸耳朵，不着痕迹地从她的手臂中脱离开，微微一笑：“被小偷光顾了。我要去警局备案，然后挂失证件，抱歉，今天不能陪你选礼物了。”

“啊！怎么会这样？”杜依依一跺脚，小脸拉了下来，红艳艳的嘴巴嘟起来，有说不出的失望，“那就先不买了，我陪你去吧。”

陈墨摆了一下手，深黑色的眼瞳孔像一汪秋水，波澜不惊。声音仍是一贯的沉稳清朗：“这事情我解决就好，天气很冷，如果不买东西，你还是先打车回家吧。”

杜依依还待说什么，陈墨招手，一辆计程车刚好在身边停下。

她不情不愿，可性子骄傲，又不能死皮赖脸地缠着他。好不容易凭父母关系，借口买礼物才约他出来，却被一个小偷搅黄了。上车时将门甩得很响。

陈墨从来不将身份证放钱包里，哪里需要去办理什么挂失。

走到地下停车场，滴的一声遥控开锁，天气冷，汽车发动好一会儿才逐渐热起来。

他双眸微闭，靠在真皮座椅上，听着车内的电台，面上看不出一丝表情。电台恰逢广播寻物启事，他睁开眼睛，想到什么似的，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。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电话。

安小草不知道，她以为幸运得手，其实是灾难的开始。

蹲在后街的墙角打开钱包，她直接奔里面的钞票而去，掏出来捏在手里，多少有点儿失望。凭手感就晓得，最多不超过二十张，数

了数果然是。

两千块钱，其实也不少了。这年头带现金出门的人越来越少，大家都朝高科技发展，卡片无数，方便快捷，可郁闷了安小草他们。掏完现金，她将钱包顺手丢进身边的垃圾桶。

能挣点儿是点儿吧，这票干完，今天的任务总算完成了，只是回去还要上交大头。想到这里安小草悲催了，为什么像这手感好还有钱包的屁股，这年头越来越少了呢？

“安小草”其实只是个小名，大名安乐，芳龄二十岁。起名字的时候，这个牌子的卫生巾还没声名鹊起，可后来这个名字却让她很是郁闷。

她老觉得这名字多少带点儿晦气，于是对外介绍总用小名。

安小草，虽然低贱，但好歹生气勃勃的。她一个小偷，还能指望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好名字呢？

过地下通道的时候，她又看到那个瞎眼睛的婆婆。灰白的头发像扑了一层厚厚的石灰粉，蹲在热力井盖上瑟缩着身子。

这片儿活动的三教九流，安小草心里多少也有个底。她知道这个婆婆是真的乞丐，没帮没派，老被人欺负。

叹了一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一块钱，也不直接丢进她碗里，而是去买三个热馒头，跑过来塞到她怀里。

回到贼窝，太阳也快西沉。她是白班，晚上那班由别人负责，实行早晚倒班制度，李叔这点还是很厚道的。地盘就那么大，谁都想耍肥羊，羊少狼多，也是要分配的。

房子朝北，冬天有点儿阴森，下午更是照不到一点儿阳光。安小草的屋子住了四个人，两个架子床，上下铺，和学生宿舍似的。

人人憎恨小偷，其实这也是一门苦活儿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这门手艺，安小草学了两年才正式出师。一直都是小打小闹，只能勉强糊口，原因是她不够狠。

将钱仔细码整齐，这些天的赚头勉强够明天医院的支付了，安小草稍微有点儿心安。

屋子里没人。其他几个不晓得去哪里浪荡了。这倒方便了安小草，她把钱藏在枕芯里，反正明天要用，睡一觉起来，枕头还算安全。

贼窝都是贼，这里有规矩，自家偷了算本事，怨不得别人。

没到晚饭的时间点，天还亮着。安小草躺在床上发呆，直到门被推开，神游太虚的思维才被召唤回来。

进来的是同屋的小玲，说李叔有事情找她，让她赶紧去前屋办公室。

安小草心里咯噔一下，警钟响起。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让她头皮微微发麻起来。

小玲用眼神监督着她。安小草急忙爬起身子穿好衣服，纤细的身子被灰色的棉衣裹得臃肿起来。出门前眼光故意朝床底张望了一下。

安小草并没有离开。她先在外屋蹑手蹑脚绕了一圈，算好时间，推开屋门。

进门果然一眼看见小玲撅着屁股，趴在自己床下仔细寻觅着。安小草嘴角一咧，走过去朝她屁股拍了一巴掌。小铃一个趔趄，头磕在床沿上，扭过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安小草水灵的大眼睛闪着幸灾乐祸的光，声音很清脆：“别瞎费工夫啦，钱我自个身上带着呢。”

小铃爬起来，悻悻地走开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看你能得意多久！”

安小草也不理会，乐呵呵地出门了。

按理说她应该将钱取走，可这一行赃物都是暗地里摆弄的。自个儿的藏钱地方，当着别人的面暴露出来，就是示弱，难免被人看

低。

钱在枕头里，多少不安全，但她给了小铃心理暗示，倒也暂时能放心。只是李叔很少突然找她，安小草有点儿担心。

她定了一下神，伸手从墙角弄了点儿灰，蹭在脸上，又将栗色的短发扒拉几下，乱糟糟像鸡窝一样盖在头上。乍一看，倒像个男孩一样。

前院的办公室没几步路就走到了。她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，听到一声“进来”后，才推门而入。

屋子里除了李叔，还坐着几个客人，烟雾缭绕。

安小草不敢过多打量，低眉顺眼地站在一边等李叔开口。

李叔伸手将烟斗在桌上笃笃磕了两下，也不叫安小草坐下。烟熏得她的眼睛眯了起来。

倒是客人先开口了：“李哥，瞧你把人家小姑娘吓的，腿都打战呢，看起来招人疼。”

安小草的刘海儿很长，遮住眼睛，一时看不到表情，身子倒是配合这声音抖了两下。在弱者面前要扮强，在强人面前要扮弱。这点儿道理，她从小就懂。

安小草偷偷地瞄了眼说话的人，这一眼瞧得很清楚，顿时心脏就像猫爪子撩拨下的小老鼠，不受控制地怦怦乱跳起来。

说话的人是南区的刘达。去年几个区一同聚会时，她远远看过他一眼。那是出了名的凶狠好色之徒，听说好几个人就是废在他手下的，由于臭名昭著，所以一直刻在脑海中。

李叔板着脸说话了：“安丫头，下午你是不是在南区下手了？”

安小草的脸一下煞白，怎么怕什么偏偏来什么？既然找上门来，就是证据确凿，在这里撒谎抵赖只能让后果更严重。

安小草清楚事实，什么都没说，先直直地跪了下来，扑通一

声，瓷砖地冰凉，膝盖生疼。

李叔看见她默认，气得一拍桌子，茶盏跳了起来：“刘哥的地盘，你也敢下手？这两年白给你吃饭了！”

她瑟缩着身子，不停地磕头道歉：“我错了，我跟人跟过去，一时瞎了眼没注意地方。师傅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刘达远远地看去，女孩趴在地上像只垂死挣扎的小兽。原本脏兮兮不怎么起眼，但低头露出一截颈项，灰色衣领的映衬下，却显得异常白皙。不由得心里一动。

安小草压根就是一个小卒。

李叔主管东区，毕竟年纪大了，性子也软下来，势力早不如当年。刘达覬覦地盘良久，时不时找个借口过来骚扰，这下逮到把柄更是紧揪不放。

他不动声色地站起来，朝安小草走去。

“李哥，这丫头交给我调教一天，不算过分吧？”刘达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Part02 诱饵

就在安小草陷入危机的时刻，陈墨刚刚回到家。

陈智琛在客厅擦拭心爱的象棋，看到儿子进来，不由得兴起，招呼着他对弈。

九横十竖三十二子，一整套金丝楠木填金浅刻福寿纹棋子，正面刻填红黑二色楷书，笔力雄健，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。

陈墨打开吊灯，稍显昏暗的室内立刻明亮起来。

家里暖气开得很足，他脱掉外套，上身只穿一件单薄的棉质衬

衣，灯光照射下，熨烫服帖的领子散发着素雅的蓝。顺手将外套递给前来倒茶的吴妈，也不多话，坐下来摆棋。

他修长的手指飞速在棋盘上落下，很快棋子归位，楚河汉界，分庭对峙。

陈墨执起手。

老的深谋远虑，小的工于算计，片刻之间难分高下，厮杀颇为惨烈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璀璨的光，越发照出陈墨眼若星辰。他薄唇微微一抿，看出父亲设局上的破绽。仍然不动声色，举棋绕过。

电话响了。

“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哦哦哦哦，带上浴帽蹦蹦跳跳，哦哦哦哦，美人鱼想逃跑……”可爱的歌声回荡在屋子里。陈墨举炮的手顿住了。

陈智琛听到这音乐有些惊讶——这可不是儿子的风格。

陈墨面不改色地掏出手机，摁了通话键。

听筒那边传来同学孟行的抱怨：“老大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”

陈墨拈着棋子，眉头微微一皱，开口道：“小五，你改的音乐很喜庆，我不介意多听一会儿。”

电话那端的抱怨立刻停止，咳嗽了一下，声音变得正经起来：

“下午你让我办的事情都好了，晚上让电台广播吗？”

“嗯，注明时间地点，一定要说内有珍贵照片，捡到者定有重谢。”

挂掉电话，陈智琛好奇地问：“什么珍贵照片丢了？”

陈墨落棋，这一子略有偏颇，显然暗地让了父亲一手。他抬手指了指客厅墙上的全家福，看到父亲有些不解，他却只是微笑着，并



没有解释。

“捡到”是心理暗示，“重谢”则是诱饵。罪犯总会重回现场，想要报酬的也多半就是扒手本人。陈墨布了一局，他一向遵守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十倍还之”的十六字箴言。

天色已晚，是时候结束战局，他卖了一个漏洞给父亲，后者逮住机会，一记绝杀。

“将！看来姜还是老的辣，儿子，你还要多多锻炼啊！”他哈哈笑道，面上显露出几分得意。

陈墨低头开始收拾棋盘，让老爷子高兴高兴，总没有错。

正喜滋滋摸下巴的陈智琛，听见儿子开口道：“爸，我准备搬去公寓住段时间。”

心情大好下，也没怎么阻拦，大手一挥：“只要你妈同意，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。”

甜枣策略很有效，他要的就是父亲这句话。

同一时间，安小草正陷入空前危急中，浑然不知有人以她为鱼，放下了诱饵。

入行后，她一直小心警惕。没想到第一次犯事，是栽在自己人手上。

冬天的地板寒意浸骨，她浑然不觉地趴着。听了刘达要人的话，呼吸凝滞起来，大气也不敢出。男人狼一样的目光，似乎透过层层衣服，烙在她脊背上。

安小草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，这次绝对不是假装。

她抱有一丝期望地抬头看向李叔，灵动的眼睛泛起水光涟涟。她从不软弱，眼泪不过是博取同情的武器。

他是自己的师傅，夸赞她有天赋的师傅，应该不会眼睁睁把自己交出去吧？调教一天，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！

李叔窝在坐椅上，不自在地别过头，避开安小草炙热的目光。



拦眼睛的头发别在耳后。一张漂亮水灵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上车，押回去好好调教。”他发号命令。

左右被牢牢架住，眼看就要往车上塞，安小草还没找到机会逃。

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突突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，呼啸而来像一阵风，车子上是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她眼睛一亮。

“雷子哥，救我！”她大喊了一声。

听到她的叫喊，摩托车像豹子般冲过来，左边的跟班慌忙躲闪，放开了钳制她的手。

安小草左手得到自由，立马捏紧拳头朝右边的人挥去，正中眼睛，那人吃痛放开手，直接一巴掌招呼上来，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。

顿时嘴角破裂，条条红痕浮现。

安小草顾不上脸颊抽痛，机灵地拽着男子的衣服，一个翻身，轻盈地跃上了车。

男子一脚踩住油门，绿色的摩托车飞快地蹿出去，空气中只留下阵阵胶皮的恶臭。

刘达不是吃素的，立刻扭身上车，跟班也慌忙地钻进去。

一场追逐拉开帷幕。

男子仗着摩托车身小轻便，专门朝小巷道开，一路上颠簸，快把安小草颠散架了。她紧紧地抱住男子的腰，害怕一不小心被甩下去。

好几次，汽车眼看就快要追上，她的心紧张得怦怦跳——就像第一次偷窃时，跳得那样混乱。

摩托车一路左拐右蹿，直到从细碎台阶的坡冲下去，才终于将尾随者甩掉。

安小草长舒了一口气。

车子又驶出好远，在一家小商店门口停了下来。

天色已经全黑，身处之地已经是偏僻的郊外。低矮的建筑稀稀落落，颜色灰败，只有路灯闪烁着柔和的橘黄色光芒。

男子脱掉安全帽，露出脸来。男子的面部轮廓很深，有点儿西方人的立体。饱满的额头，挺拔的鼻梁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年纪看起来比安小草略微大些。

一场激烈的追逐后，在大冬天，仍有汗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。他们靠得很近，安小草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气息。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他问，眉头一皱，伸手朝她嘴角摸去。那一抹干涸的血迹很是乍眼。

“啊，疼！”安小草倒抽了一口气，可怜兮兮地说，“今天出门明明有拜神，可还是走了霉运。”

他哈哈一笑：“那今后不用拜什么鸟神，有困难，你就喊我，我保管立马出现！”

安小草很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，雷子哥。”他微笑着揉了揉她的短发，柔软服帖。

这个女孩外表柔弱，却独自撑着一片天。遇到危险，也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走霉运，叫人没办法不心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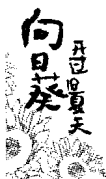
他停好车，也不锁，准备买个创可贴，于是拉着她朝商店走去。

“对了，你怎么今天突然来找我？”安小草边走边问。李天雷脚步顿了一下，没有转身，声音从前面飘过来：“今天医院打电话来，让我转告你，明天务必过去一趟。”

走进商店，听到这样一句话，才刚刚虎口脱险的安小草，心又狠狠一缩。

钱都在贼窝枕芯里藏着，明天就是医院交费的最后期限，她这样逃跑，怎么可能还妄想回去拿钱！

为什么不将钱随身携带？安小草很想抽自己……



商店很小。店内只有一个捧着茶缸焐手的老头，脏兮兮的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。

老头专心致志地听着广播，对进来的他们视而不见。

暗自懊恼的安小草，杵在柜台前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帆布鞋上贴了一个卡通小猪，遮掩住后面小小的洞。

“现在插播一则寻物启事，陈先生于今天下午四时一刻，在新天地广场南门，不慎将钱包丢失。钱包为黑色Gucci，内有珍贵照片，如有拾到者，请与1××××880816联系。定有重谢……”

Part03 上钩

不慎将钱包丢失……内有珍贵照片……定有重谢……

就像安小草曾经暗示别人那样，在她穷途末路之时，听到这样一则广播，也被其中的信息暗示了，心里顿时生出一丝希望。

她能耐冻耐饿，能一无所有重新来过，但医院不能等，她需要钱。

“雷子哥，你现在载我去一个地方，可以吗？”安小草想起了后街的垃圾桶，恨不得自己能时空穿越。

下午四时一刻，新天地广场南门，黑色的Gucci钱包——这不就是她越界偷的那个吗？还上广播寻找，真是有够笨的！

不晓得重金能有多少，但钱包是名牌，还有什么珍贵照片，想来失主应该出手阔绰……安小草像饥饿的鱼，失去了平常冷静的判断力，就差眼睛里冒出“¥”的字样。

季天雷二话不说朝外走去，车子上只有一个安全帽，他取来给她